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論語集解義疏卷十九

詳校官宗人府府丞臣竇光鼐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員外郎臣張慎和

謄録監生臣江右端

論語集解義疏卷九

魏　何晏　集解

梁　皇侃　義疏

論語陽貨第十七

疏　陽貨者季氏家臣亦凶惡者也所以次前者明於時凶亂非唯國臣無道至於陪臣賤亦並凶惡故陽貨次季氏也

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　註　孔安國曰陽貨陽虎也季氏家臣而專魯國之政欲見孔子使仕也歸孔子豚　註　孔安國曰欲使往謝故遺孔子豚也　孔子時其亡也而

往拜之遇諸塗註孔安國曰塗道也於道路與相逢也謂孔子曰來予與爾言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註馬融曰言孔子不仕是懷寶也知國不治而不為政是迷邦也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智乎曰不可註孔安國曰言孔子栖栖好從事而數不遇失時不為有智也日月逝矣歲不我與註馬融曰年老歲月已往當急仕也孔子曰諾吾將仕矣註孔安國曰以順辭免害也䟽陽貨至仕矣　云陽貨欲見孔子者陽貨者季氏家臣陽虎也于時季氏稍微陽貨為季氏宰專魯

國政欲使孔子仕已故使人召孔子欲與孔子相見也
云孔子不見者孔子惡其專濫故不與之相見也云歸
孔子豚者歸猶餉也既召孔子孔子不與相見故又遣
人餉孔子豚也所以召不來而餉豚者禮得敵已以下
餉但於已家拜餉而已勝已以上見餉先既拜於已家明
日又往餉者之室也陽虎乃不勝孔子然已交專魯政
期度孔子必來拜謝已因得與相見也得相見而勸之
欲仕也云孔子時云云者亡無也無謂虎不在家時也
孔子曉虎見餉之意故往拜謝也若往謝必與相見相
見於家事或盤桓故伺取虎不在家時而往拜於其家
也云遇諸塗者塗道路也既伺其不在而往拜拜竟而
還與之相逢於路中也孔子聖人所以不計避之而在
路與相逢者其有所以也若遂不相見則陽虎求召不
已既得相見則其意畢耶但不欲久與相對故造次在
塗路也所以知是已拜室還與相逢者既先云時亡也
後云遇塗故知已至其家也其若未至室則於禮未畢

或有更隨其至已家之理故先伺不在而往往畢還而相逢也一家通云餉豚之時孔子不在故往謝之也然於玉澡中為便而不勝此集解通也謂孔子曰來者貨於路見孔子而呼孔子令來趨就已也云予與爾言者予我也爾汝也貨先呼孔子來而又云我與汝言也云曰懷云云者此是貨與孔子所言之辭也既欲令仕已故先發此言也此罵孔子不仁也寶猶道也言仁人之行當惻隱救世以安天下而汝懷藏佐時之道不肯出仕使邦國迷亂為此之事豈可謂為仁乎曰不可者孔子曉虎之言故遜辭求免而荅云不可也言不可謂此為仁人也云好從云云者此亦罵孔子不智也好從事謂好周流東西從於世事也亟數也言智者以照了為用動無失時而孔子數栖栖遑遑東西從事而數失時不為時用如此豈可謂汝為智人乎曰不可者又遜辭云不可云日月云云者罵孔子孔子辭既畢故貨又以此辭勸孔子出仕也逝速也言日月不停速不待人豈

得懷寶至老而不仕乎我我孔子也云孔子云云者孔子得勸故遜辭荅之曰諾吾將仕也郭象曰聖人無心仕與不仕隨世耳陽虎勸仕理無不諾不能用我則無自用此直道而應者也然免遜之理亦在其中也

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註孔安國曰君子慎所習也

子曰惟上智與下愚不移註孔安國曰上智不可使強為惡下愚不可使強賢也疏子曰至不移　云子曰云云者性者人所稟以生也習者謂生後有百儀常所行習之事也人具稟天地之氣以生雖復厚薄有殊而同是稟氣故曰相近也及至習若值善友則相効為善若逢惡友則相効為惡惡善既殊故云相遠也故范甯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斯相近也習洙泗之教為君子習申商之術為小人斯相遠也然情性之義說者不同且依

一家舊釋云性者生也情者成也性是生而有之故曰生也情是起欲動彰事故曰成也然性無善惡而有濃薄情是有欲之心而有邪正性既是全生而有未涉乎用非唯不可名為惡亦不可目為善故性無善惡也所以知然者夫善惡之名恒就事而顯故老子曰天下以知美之為美斯惡已以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已此皆據事而談情有邪正者情既是事若逐欲流遷其事則邪若欲當於理其事則正故情不得不有邪有正也故易曰利貞者性情也王弼曰不性其情焉能久行其正此是情之正也若心好流蕩失真此是情之邪也若以情近性故云性其情情近性者何妨是有欲若逐欲遷故云遠也若欲而不遷故曰近但近性者正而即性非正雖即性非正而能使之正譬如近火者熱而即火非熱雖即火非熱而能使之熱能使之熱者何氣也熱也能使之正者何儀也靜也又知其有濃薄者孔子曰性相近也若全同也相近之辭不生若全異也相近之辭亦

不得立今云近者有同有異取其共是無善無惡則同
也有濃有薄則異也雖異而未相遠故曰近也云子曰
云云者前既曰性近習遠而又有異此則明之也夫降
聖以還賢愚萬品若大而言之且分為三上分是聖下
分是愚愚人以上聖人以下其中階品不同而共為一
此之共一則有推移今云上智謂聖人下愚愚人也夫
人不生則已若有生之始便稟天地陰陽氛氳之氣氣
有清濁若稟得淳清者則為聖人若得淳濁者則為愚
人愚人淳濁雖澄亦不清聖人淳清攪之不濁故上聖
遇昏亂之世不能撓其真下愚值重堯疊舜不能變其
惡故云唯上智與下愚不移也而上智以下下愚以上
二者中閒顏閔以下一善以上其中亦多清少濁或多
濁少清或半清半濁澄之則清攪之則濁如此之徒以
隨世變改若遇善則清升逢惡則滓淪所以別云性相
近習相
遠也

子之武城聞絃歌之聲註孔安國曰子游為武城宰也夫子莞爾而笑註莞爾小笑貌也曰割雞焉用牛刀註孔安國曰言治小何須用大道也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註孔安國曰道謂禮樂也樂以和人人和則易使也子曰二三子註孔安國曰從行者也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註孔安國曰戲以治小而用大道也疏子之至之耳云子之云云者之往也于時子游為武城宰而孔子往焉既入其邑聞絃歌之聲也但解聞絃歌之聲其則有二一云孔

子入武城堺聞邑中人家家有絃歌之響由子游政化和樂故也繆播曰子游宰小邑能令民得其所絃歌以樂也又一云謂孔子入武城聞子游身自絃歌以教民也故江熙曰小邑但當令足衣食教敬而已反教歌詠先王之道也夫子莞爾而笑者孔子聞絃歌聲而笑之也曰割雞焉用牛刀者孔子說可笑之意也牛刀大刀也割雞宜用雞刀割牛宜用牛刀若割雞而用牛刀刀大而雞小所用之過也譬如武城小邑之政可用小才而已用子游之大才是才大而用小也故繆播曰惜其不得導千乘之國如牛刀割雞不盡其才也江熙曰如牛刀割雞非其宜也云子游對云云者子游得孔子笑已故對所以絃歌之意也先據聞之於孔子言曰若君子學禮樂則必以愛人為用小人學道則易使為樂業而偃今日所以有此絃歌之化也一云子游既學道於孔子今日之化政是小人易使故繆播曰夫博學之言亦可進退也夫子聞鄉黨之人言便引得射御子游聞

牛刀之喻且取非宜故曰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其不知之者以為戲也其知之者以為賢聖之謙意也子曰二三子者二三子從孔子行者也孔子將欲美偃之是故先呼從行之二三子云偃之言是者言子游之言所以用絃歌之化是也前言戲之耳者言我前云割雞焉用牛刀是戲治小而才大也　註孔安國曰至使也　就如注意言子游對所以絃歌化民者欲使邑中君子學之則愛人邑中小人學之則易使也

公山不擾以費畔召子欲往註孔安國曰不擾為季氏宰與陽虎共執季桓子而召孔子也子路不悅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註孔安國曰之適也無可之則止耳何必公山氏之適者也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

哉如有復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 註興周道於東方故曰東周也疏 公山至周乎 公山不擾者姓公山名不擾也云以費畔者費季氏采邑也畔背叛也不擾當時為季氏邑宰而作亂與陽虎共執季氏是背叛於季氏也云召子欲往者旣背叛使人召孔子孔子欲往應召也云子路不說者子路見孔子欲往故已不欣悅也云曰末云云者子路不悅而復說此辭也末無也之適也已止也中之語助也下之亦適也子路曰雖時不我用若無所適往則乃當止耳何必公山氏之適也云子曰云云者孔子荅子路所以欲往之意也徒空也言夫欲召我者豈容無事空然而召我乎必有以也云如有云云者若必不空然而用我時則我當為興周道也魯在東周在西云東周者欲於魯而興周道故云吾其為東周也一云周室東遷洛邑故曰東周

王弼曰言如能用我者不擇地而興周室道也

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為仁矣請問之曰恭寛信敏惠恭則不侮註孔安國曰不見侮慢也寛則得衆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註孔安國曰應事疾則多成功也惠則足以使人疏 子張問至使人　云子張云云者言若能行五事於天下則可謂之為仁人也云請問之者子張不曉五者之事故反請問其目也曰恭寛信敏惠者荅五者之目也恭則不侮者又為歷解五事所以為仁之義也言人君行已能恭則人以敬已不敢見輕侮也故江熙曰自敬者人亦敬已也寛則得衆者人君所行寛弘則衆附歸之是故得衆也信則人任焉者人君立言必信則為人物所委任也一云人思任其事故不見瞑也敏則有功者敏疾也人君行事不懈而能進疾則事以成而多

功也惠則足以使人者人君有恩惠加民民則以不憚勞役也故江熙曰有恩惠則民忘勞也

佛肸召子欲往註孔安國曰晉大夫趙簡子之邑宰也子路曰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親於其身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註孔安國曰不入其國也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子曰然有是言也曰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註孔安國曰磷薄也涅可以染皁者言至堅者磨之而不薄至白者染之於涅而不黑喻君子雖在濁亂濁亂不能汚也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

而不食　匏瓠也言匏瓜得繫一處者不食故也吾自食物當東西南北不得如不食之物繫滯一處也疏佛肸至不食　佛肸召者佛肸使人召於孔子孔子欲往者孔子欲應召使而往云子路曰云云者子路見孔子欲應佛肸之召故據昔聞孔子之言而諫止之也子路曰由昔親聞夫子之言曰若有人自親行不善之事者則君子不入其家也佛肸以中牟畔者據佛肸身自為不善之事也佛肸經為中牟邑宰而遂背叛此是不善之事也云子之云云者佛肸身為不善而今夫子若為往之故云如之何也子曰云云者然如此也孔子荅曰有如此所說也我昔有此君子不入於不善國之言也云曰不云云云者孔子既然之而更廣述我從來所言非一哉云君子不入不善之國亦云君子入不善之國故君子入不善之國而不為害經為之設二譬譬天下至

堅之物磨之不薄至白之物染之不黑是我昔亦有此二言汝今那唯憶不入而不憶亦入乎故曰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言我昔亦經有曰也故云不曰乎以問之也然孔子所以有此二說不同者或其不入是為賢人賢人以下易染故不許入也若許入者是聖人聖人不為世俗染累如至堅至白之物也子路不欲往孔子欲往故具告也云吾豈云云者孔子亦為說我所以一應召之意也言人非匏瓠瓜係滯一處不須飲食而自然生長乃得不用何通乎而我是須食之人自應東西求覓豈得如匏瓜係而不食耶一通云匏瓜星名也言人有才智宜佐時理務為人所用豈得如匏瓜係天而不可食耶王弼曰孔子機發後應事形乃視擇地以處身資教以全度者也故不入亂人之邦聖人通遠慮微應變神化濁亂不能污其潔凶惡不能害其性所以避難不藏身絕物不以形也有是言者言各有所施也苟不得係而不食舍此適彼相去何若也江熙

曰夫子豈實之公山胇肸乎故欲往之意耶汎示無係以觀門人之情如欲居九夷乘桴浮於海耳子路見形而不及道故聞乘桴而喜聞之公山而不悅升堂而未入室安測聖人之趣哉

子曰由汝聞六言六蔽矣乎註六言六蔽者下六事謂仁智信直勇剛也對曰未也曰居吾語汝註孔安國曰子路起對故使還座也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註孔安國曰仁者愛物不知所以裁之則愚也好智不好學其蔽也蕩註孔安國曰蕩無所適守也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註孔安國曰父子不知相為隱之輩也好直不好

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註孔安國曰狂妄抵觸人也疏子曰至也狂○子曰由者呼子路名而聞之也云汝聞云云者夫所欲問子路汝曾聞六言而每言以有蔽塞之事乎言既有六故蔽亦有六故云六言六蔽也事在下文王弼曰不自見其過也對曰未也者子路對曰未曾聞之云曰居吾語汝者居猶復座也子路得孔子問避席而對曰未也故孔子呼之使復座也吾當語汝也云好仁云云者一也然此以下六事謂中人也夫事得中適莫不資學若不學而行事猶無燭夜行也仁者博施周急是德之盛也唯學者能裁其中若不學而施施必失所是與愚人同故其蔽塞在於愚也江熙曰好仁者謂聞其風而悅之者也不學不能深原乎其道知其一而未識其二所以蔽也自非聖人必有所偏偏才雖美必有所蔽學者假教以節其性觀

教知幾則見所過也云好智云云者二也智以運動為用若學而裁之則智動會理若不學而運動則蔽塞在於蕩無所的守也云好信云云者三也信者不欺為用若學而為信信則合宜不學而信信不合宜不合宜則蔽塞在於賊害其身也江熙曰尾生與女子期死於梁下宋襄與楚人期傷泓不度信之害也云好直云云者四也直者不曲為用若學而行之得中道若不學而直則蔽塞在於絞絞猶刺也好譏刺人之非以成己之直也云好勇云云者五也勇是多力多力若學則能用勇敬拜於廟廊捍難於邊壃若勇不學則必蔽塞在於作亂也云好剛云云者六也剛者無欲不為曲求也若復學而剛則中適為美若剛而不學則必蔽在於狂狂謂抵觸於人無迴避者也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　苞氏曰小子門人也詩可以

興註孔安國曰興引譬連類也可以觀註鄭玄曰觀觀風俗之盛衰也可以羣註孔安國曰羣居相切磋也可以怨註孔安國曰怨刺上政也邇之事父遠之事君註孔安國曰邇近也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疏子曰至之名子曰小子者呼諸弟子欲語之也何莫學夫詩者莫無也夫語助也門弟子汝等何無學夫詩者也詩可以興者又為說所以宜學之由也興謂譬喻也言若能學詩詩可令人能為譬喻也可以觀者詩有諸國之風風俗盛衰可以觀覽而知之也可以羣者詩有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是朋友之道可以羣居也可以怨者詩可以怨刺諷諫之法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可以怨也云邇之云云者邇近也詩有凱風白華相戒以養是有近事

父之道也又雅頌君臣之法是有遠事君之道也江熙曰言事父與事君以有其道也云多識云云者關雎鵲巢是有鳥也騶虞狼跋是有獸也采蘩葛覃是有草也甘棠棫樸是有木也詩竝載其名學詩者則多識之也

子謂伯魚曰汝為周南卲南矣乎人而不為周南卲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

註馬融曰周南卲南國風之始得淑女以配君子三綱之首王教之端故人而不為如向牆而立也

疏 子謂至也與　云子謂云云者伯魚孔子之子也為猶學也周南關雎以下詩也卲南鵲巢以下詩也孔子見伯魚而謂之曰汝已曾學周卲二南之詩乎然此問即是伯魚趨過庭孔子問之學詩乎時也云人而云云者先問之而更為說周卲二南既多所合載讀之則多識草木鳥獸及可事君親

故若不學詩者則如人面正向牆而倚立終無所瞻見也然此語亦是伯魚過庭時對曰未學詩而孔子曰不學詩無以言也

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註鄭玄曰玉璋珪之屬也帛束帛之屬也言禮非但崇此玉帛而已所貴者乃貴其安上治民也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註馬融曰樂之所貴者移風易俗也非謂鐘鼓而已也疏子曰至乎哉此章辨禮樂之本也云子曰云云者夫禮所貴在安上治民但安上治民不因於玉帛而不達故行禮必用玉帛耳當乎周季末之君唯知崇尚玉帛而不能安上治民故孔子歎之云也故重言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明禮之所云

不玉帛也云樂云云云者樂之所貴在移風易俗因於鐘鼓而宣故行樂必假鐘鼓耳當澆季之主唯知崇尚鐘鼓而不能移風易俗孔子重言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明樂之所云不在鐘鼓也王弼曰禮以敬為主玉帛者敬之用飾也樂主於和鐘鼓者樂之器也於時所謂禮樂者厚贄幣而所簡於敬盛鐘鼓而不合雅頌故正言其義也繆播曰玉帛禮之用非禮之本鐘鼓者樂之器非樂之主假玉帛以達禮禮達則玉帛可忘借鐘鼓以顯樂樂顯則鐘鼓可遺以禮假玉帛於求禮非深乎禮者也以樂託鐘鼓於求樂非通乎樂者也苟能禮正則無恃於玉帛而上安民治矣苟能暢和則無借於鐘鼓而移風易俗也

子曰色厲而內荏 註孔安國曰荏柔也謂外自矜厲而內柔佞者也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 註孔安國

曰為人如此猶小人之有盜心也穿穿壁也窬窬牆也

疏 子曰至也與 ○ 色厲而內荏者厲矜正也荏柔佞也言人有顏色矜正於外而心柔佞於內者也云譬諸云云者此為色厲內荏作譬也言其譬如小人為偷盜之時也小人為盜或穿人屋壁或踰人垣牆當此之時外形恒欲進為取物而心恒畏人常懷退走之路是形進心退內外相乖如色外矜正而心內柔佞者也江熙曰田文之客能為狗盜穿壁如踰而入盜之密也外為矜厲而實柔佞之密也峻其牆宇謂之免盜而狗盜者往焉高其抗厲謂之免佞而色厲者入焉古聖難於荏人今夫子又苦為之喻明免者鮮矣傳云篳門珪窬窬竇也

子曰鄉原德之賊也註周生烈曰所至之鄉輒原其人情而為己意以待之是賊亂德者也一曰鄉向也古字

同謂人不能剛毅而見人輒原其趣向容媚而合之言此所以賊德也疏子曰鄉原德之賊也　鄉鄉里也原原本也言人若凡往所至之鄉輒憶度逆用意原本其人情而待之者此是德之賊也言賊害其德也又一云鄉向也謂人不能剛毅而好面從見人輒媚向而原趣求合此是賊德也張憑曰鄉原原壤也孔子鄉人故曰鄉原也彼遊方之外行不應規矩不可以訓故每抑其迹所以弘德也

子曰道聽而塗說德之棄也註馬融曰聞之於道路則傳而說之也疏子曰至棄也　道道路也塗亦道路也記問之學不足以為人師師人必當温故而知新研精習久然後乃可為人傳說耳若聽之於道路道路仍即為人傳說必多謬妄所以為有德者所

棄也亦自棄其德也江熙曰今之學者不為已者也況乎道聽者哉逐末愈甚棄德彌深也

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註孔安國曰言不可與事君也其未得之也患得之註患得之者患不能得之也楚俗言也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註鄭玄曰無所不至者言邪媚無所不為也疏子曰至至矣子曰云云者言凡鄙之人不可與之事君故云可與事君哉云其未云云者此以下明鄙夫不可與事君之由也患得之謂患不能得也言初未得事君之時恒憖憖患已不能得事君也既得之患失之者患失之患不失之也既得事君而生厭心故患已不遺失之也云苟患云云者既患得失在於不定則此鄙心迴邪無所不至或為亂也

註患得至言也　楚之風俗其言語如此也呼患不得為患得之也

子曰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註苞氏曰言古者民疾與今時異也古之狂也肆註苞氏曰肆極意敢言之也今之狂也蕩註孔安國曰蕩無所據也古之矜也廉註馬融曰有廉隅也今之矜也忿戾註孔安國曰惡理多怒也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詐而已矣疏子曰至已矣　古者民有三疾者古謂淳時也疾謂病也其事有三條在下文也今也或是之亡者今謂澆時也亡無也言今之澆民無復三疾之事也江熙曰今之民無古者之疾而疾過之也古之狂也肆者一也古之狂者恒肆

意所為好在抵觸以此為疾者也今之狂也蕩者蕩無所據也蕩猶動也今之狂不復肆直而皆用意澆競流動也復無得據杖也古之矜也廉者二也矜莊也廉隅也古人自矜莊者好大有廉隅以此為疾也李充曰矜厲其行向廉潔也今之矜也忿戾者今世之人自矜莊者不能廉隅而因之為忿戾怒物也李充曰矜善上人物所以不與則反之者至矣故怒以戾與忿激也古之愚也直者三也古之愚者不用其智不知俯仰病在直情徑行故云直也今之愚也詐而已者今之世愚不識可否惟欲欺詐自利者也又一通云古之狂者惟肆情而病於蕩今之狂則不復病蕩故蕩不肆也又古之矜者惟廉隅而病於忿戾今之矜者則不復病忿戾而不廉也又古之愚者唯直而病詐今之愚者則不復病詐故云詐而不直也　註孔安國曰惡理多怒也　言今人既惡則理自多怒物也

子曰惡紫之奪朱也註孔安國曰朱正色紫閒色之好

者惡其邪好而奪正色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註苞氏曰鄭聲淫聲之哀者惡其奪雅樂也惡利口之覆邦家也註孔安國曰利口之人多言少實苟能悅媚時君傾覆其國家也疏子曰至家也　惡紫之奪朱者紫是閒色朱是正色正色宜行閒色宜除不得用閒色之物以妨奪正色之用也言此者為時多以邪人奪正人故孔子託云惡之者也云惡鄭云云者鄭聲者鄭國之音也其音淫也雅樂者其聲正也時人多淫聲以廢雅樂故孔子惡之者也云惡利云云者利口辯佞之口也邦諸侯也家卿大夫也君子辭達而已不用辯佞無實而傾覆國家故為孔子所惡也

子曰予欲無言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註言

之為益少故欲無言也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疏子曰至言哉　云予欲無言者孔子怒世不用其言其言為益之少故欲無所復言也云子貢云云者小子弟子也子貢聞孔子欲不復言故疑而問之也言夫子若遂不復言則弟子等輩何所復傳述也云子曰云云者孔子既以有言無益遂欲不言而子貢怨若遂不言則門徒無述故孔子遂曰天亦不言而四時遞行百物互生此豈是天之有言使之然乎故云天何言哉也天既不言而事行故我亦欲不言而教行是欲則天以行化也王弼曰子欲無言蓋欲明本舉本統末而示物於極者也夫立言垂教將以通性而獘至於湮寄旨傳辭將以正邪而勢至於繁既求道中不可勝御是以修本廢言則天而行化以淳而觀則天地之心見於不言寒暑代序則不言之令行乎四時天豈諄諄者哉

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之以疾將命者出戶取瑟而歌使之聞之註孺悲魯人也孔子不欲見故辭以疾為其將命者不知已故歌令將命者悟所以令孺悲思也疏

孺悲至聞之　孺悲欲見孔子者孺悲魯人也使人名孔子欲與孔子相見也孔子辭之以疾者孔子不欲應孺悲之名故辭云有疾不堪往也將命者出戶者將命者謂孺悲所使之人也出戶謂受孔子疾辭畢而出孔子之戶以去也云取瑟云云者孺悲使者去載出戶而孔子取瑟以歌欲使孺悲使者聞之也所以然者若辭唯有疾而不往恐孺悲問疾差又名已不止也故取瑟而歌使使者聞之知孔子辭疾非實疾以還白孺悲令孺悲知故不來耳非為疾不來也李充曰孔子曰人潔已以進與其潔不保其往所以不逆乎互鄉也今不見

孺悲者何明非崇道歸聖發其蒙矣苟不崇道必有外寫之心則非教之所崇言之所喻將欲化之未若不見也聖人不顯物短使無日新之塗故辭之以疾猶未足以誘之故絃歌以表旨使抑之而不彰挫之而不絶則矜鄙之心頹而思善之路長也

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

註馬融曰周書月令有更火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楢之火冬取槐檀之火一年之中鑽火各異木故曰改火也子曰食夫稻也衣夫錦也於汝安

乎曰安曰汝安則為之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為也今汝安則為之註孔安國曰旨美也責其無仁恩於親故再言汝安則為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註馬融曰子生未三歲為父母所懷抱也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註孔安國曰自天子達於庶人也予也有三年之愛於父母乎註孔安國曰言予之於父母欲報之德昊天罔極而予也有三年之愛乎疏宰我問至母乎　宰我問云云者禮為至親之服至三年宰我嫌其為重故問至期則久

不假三年也云君子云云者宰我又說喪不宜三年之義也君子人君也人君化物必資禮樂若有喪三年則廢於禮樂禮樂崩壞則無以化民為此之故云宜期而不三年禮云壞樂云崩者禮是形化形化故云壞壞是漸敗之名樂是氣化氣化無形故云崩崩是墜失之稱也舊穀既沒新穀既升者宰予又說一期為足意也言夫人情之變本依天道天道一期則萬物莫不悉易故舊穀既沒盡又新穀已熟則人情亦宜法之而奪也鑽燧改火者鑽燧者鑽木取火之名也內則云大觿木燧是也改火者年有四時四時所鑽之木不同若一年則鑽之一周變改已遍也期可已矣者宰我斷之也穀沒又升火鑽已遍故有喪者一期亦為可矣子曰云云者孔子聞宰予曰一期為足故舉問之也夫語助也稻是穀之美者錦是衣中之文華者若一期除喪除喪畢便食美衣華在三年之內為此事於汝之心以此為安不乎云曰安者宰我答孔子也云期而食稻衣錦以為安

也曰汝安則為之者孔子聞宰我之荅云安故云汝言此為安則汝自為之也云夫君云云者孔子又為宰我說三年内不可安於食稻衣錦也言夫君子之人居親喪者心如斬截故無食美衣錦之理假令食於美食亦不覺以為甘聞於韶樂亦不為雅樂設居處華麗亦非身所安故聖人依人情而制苴麤之禮不設美樂之具故云不為也今汝安則為之者陳舊事既竟又更語之也昔君子之所不為今汝若以一期猶此為安則自為之再言之者責之深也或問曰喪服傳曰既練反素食鄭玄曰謂復平生時食也若如彼傳及注則期外食稻非嫌孔子何以怪耶荅曰北人重稻稻為嘉食唯盛饍乃食之耳平常所食食黍稷之屬也云反素食則謂此也云宰我出者宰我得孔子之罵竟而出去也子曰予之不仁者仁猶恩也言宰我無恩愛之心故曰予之不仁也予宰我之名也云子生云云者又解所以不仁之事也按聖人為制禮以三年有二義一是抑賢一是引

恩抑賢者言夫人子於父母有終身之恩昊天罔極之報但聖人為三才宜理人倫超絕故因而裁之以為限節者也所以然者何夫人是三才之一天地資人而成人之生世誰無父母父母若喪必使人子滅性及身服長凶人人以爾則二儀便廢為是不可故斷以年月使送死有已復生有節尋制服致節本應斷期斷期是天道一變人情亦宜隨之而易但故改火促期不可權終天之性鑽燧過隙無消創鉅之文故隆倍以再變再變是二十五月始末三年之中此是抑也一是引愚者言子生三年之前未有知識父母養之最鍾懷抱及至三年以後與人相關飢渴痛癢有須能言則父母之懷稍得寬免今既終身難遂故報以極時故必至三年此是引也而宰予既為其父母所生亦必為其父母所懷矣將欲罵之故先發此言引之也云夫三云云者人雖貴賤不同以為父母懷抱故制喪服不以尊卑致殊因以三年為極上自天子下至庶人故云天下通喪也且汝

是四科之限豈宜不及無儀之庶人乎故言通喪引之也云予也云云者予宰我名也為父母愛已故限三年今宰我欲不服三年是其誰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不乎一云愛惜惜也言宰我何忽愛惜三年於其父母也繆播曰爾時禮壞樂崩而三年不行宰我大懼其往以為聖人無微旨以戒將來故假時人之謂咎憤於夫子義在屈己以明道也予之不仁者何咎曰時人失禮人失禮而予謂為然是不仁矣言不仁於萬物又仁者施與之名非奉上之稱若予安稻錦廢此三年乃不孝之甚不得直云不仁李充曰子之於親終身莫已而今不過三年者示民有終也而予也何愛三年而云久乎余謂孔子目四科則宰我冠言語之先安有知言之人而發違情犯禮之問乎將以喪禮漸衰孝道彌薄故起斯問以發其責則所益者弘多也　註馬融曰至火也引周書中月令之語有改火之事來為證也更猶改也改火之木隨五行之色而變也榆柳色青春是木木色

青故春用榆柳也棗杏色赤夏是火火色赤故夏用棗杏也桑柘色黄季夏是土土色黄故季夏用桑柘也柞楢色白秋是金金色白故秋用柞楢也槐檀色黑冬是水水色黑故冬用槐檀也所以一年必改火者人若依時而食其火則得氣又宜令人無災厲也註孔安國曰至愛乎　依注亦不得為前兩通也

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奕者乎為之猶賢乎已註馬融曰為其無所據樂善生淫慾也疏子曰至乎已　子曰云云者夫人若飢寒不足則心情所期於衣食所期於衣食則無暇思慮他事若無事而飽衣食終日則必思計為非法之事故云難矣哉言難以為處也云不有云云者博者十二棊對而擲采者也奕圍棊也賢猶勝也已止也言若飽食而無事則必思為非法若曽是無業而能有棊奕以消食終日則猶勝無事而直止住者

也

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義以為上君子有勇而無義為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為盜疏子路曰至為盜云子路云云者子路既有勇常言勇可宗尚故問於孔子君子之人常尚勇乎袁氏曰見世尚須勇故謂可尚乎子曰云云者孔子答曰君子唯所尚於義以為上也云君子云云者君子既尚義若無義必作亂也李充曰既稱君子又謂職為亂階也若遇君親失道國家昏亂其於赴患致命而不知居正顧義者則亦畏陷乎為亂而受不義之責也云小人云云者異於君子不敢作亂乃為盜竊而已

子貢問曰君子亦有惡乎子曰有惡惡稱人之惡者註

苞氏曰好稱說人之惡所以為惡也惡居下流而訕上者註孔安國曰訕謗毀也惡勇而無禮者惡果敢而窒者註馬融曰窒窒塞也曰賜也亦有惡也惡徼以為智者註孔安國曰徼抄也惡抄人之意以為已有也惡不遜以為勇者惡訐以為直者註苞氏曰訐謂攻發人之陰私也疏子貢問至直者　云子貢問云云者惡謂憎疾也舊說子貢問孔子曰天下君子之道有所憎疾以不乎江熙曰君子即夫子也禮記云昔者仲尼與於蜡賓事畢出喟然而歎言偃曰君子何歎乎子曰有惡者孔子答言君子亦有所憎惡也惡稱人之惡者者此以下並是君子所憎惡之事也君子掩惡揚善

故憎人稱揚他人之惡事者也云惡居云云者訕猶謗毀也又憎惡為人臣下而毀謗其君上者也故禮記云君臣之禮有諫而無訕是也惡勇而無禮者勇而無禮則亂故君子亦憎惡之也惡果敢而窒者者窒塞也又憎好為果敢而窒人道理者也若果敢不塞人道理者則亦所不惡也曰賜也亦有惡也者子貢聞孔子說有惡已竟故云賜亦有所憎惡也故江熙曰已亦有所賤惡也惡徼以為智者者此子貢說已所憎惡之事也徼抄也言人生發謀出計必當出已心義乃得為善若抄他人之意以為已有則子貢所憎惡也惡不遜以為勇者者勇須遜從若不遜而勇者子貢所憎惡也然孔子曰惡不遜為勇者二事又相似但孔子所明明體先自有勇而後行之無禮者子貢所言本自無勇故假於孔子不遜以為勇也惡訐以為直者者訐謂面發人之陰私也人生為直當自已不犯觸他人則乃是善若對面發人陰私欲成已直者亦子貢所憎惡也然孔子

所惡者有四子貢有三亦示減師也

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有怨

疏子曰至有怨　云子曰云云者女子小人竝禀陰閒氣多故其意淺促所以難可養立也近之則不遜者此難養之事也君子之人人愈近愈敬而女子小人近之則其承狎而為不遜從也遠之則有怨者君子之交如水亦相忘江湖而女子小人人若遠之則生怨恨言人不接已也

子曰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註鄭玄曰年在不惑而為人所惡終無善行也疏子曰至也已　人年未四十則德行猶進當時雖未能善猶望可改若年四十已在不惑之時猶為衆人共所見憎惡者則當終其一生無復有善理故云其終也

已

論語微子第十八疏微子者殷紂庶兄也明其覩紂凶惡必喪天位故先拂衣歸周以存宗祀也所以次前者明天下並惡則賢宜遠避故以微子次陽貨也

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註馬融曰微箕二國名子爵也微子紂之庶兄箕子比干紂之諸父也微子見紂無道早去之箕子佯狂為奴比干以諫而見殺也孔子曰殷有三仁焉註馬融曰仁者愛人三人行各異而同稱仁以其俱在憂亂寧民也疏微子至仁焉云微子去之者

微子者名啓是殷王帝乙之元子紂之庶兄也殷紂暴虐殘酷百姓日月滋甚不從諫爭微子觀國必亡社稷顛殞已身是元長宜存係嗣故先去殷投周早為宗廟之計故云去之箕子為之奴者箕子者紂之諸父也時為父師是三公之職屢諫不從知國必殞已身非長不能輒去職任寄重又不可死故佯狂而受囚為奴故云為之奴也鄭注尚書曰父師者三公也時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者比干亦紂之諸父也時為少師少師是三孤之職也進非長適無存宗之去退非台輔不俟佯狂之留且生難死易故正言極諫以至剖心而死故云諫而死也鄭注尚書云少師者太師之佐孤卿也時比干為之死也孔子曰殷有三仁焉者孔子評微子箕子比干其迹雖異而同為仁故云有三仁焉所以然者仁以憂世忘己身為用而此三人事迹雖異俱是為憂世民也然若易地而處則三人皆互能耳但若不有去者則誰保宗祀耶不有佯狂者則誰為親寄耶不有死者

則誰為亮臣節耶各盡其所宜俱為臣法於教有益故稱仁也　註馬融曰至殺也　微箕二國名者是殷家畿內采地名也子爵也者殷家畿外三等之爵公侯伯也畿內唯子爵而箕微二人並食箕微之地而子爵也微子紂之庶兄者鄭玄注尚書云微子與紂同母當生微子母猶未正及生紂時已得正為妻也故微子大而庶紂小而嫡也箕子比干紂之諸父也者二人皆是帝乙之弟也微子見紂無道早去之者故尚書云微子乃告父師少師曰王子弗出我乃顛隮是遂去殷歸周後封微子宋以為殷後也云箕子云云者故武王勝紂釋箕子囚以箕子歸作洪範而彝倫攸敘封比干墓天下悅服也

柳下惠為士師註孔安國曰士師典獄之官也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註孔

安國曰苟直道以事人於所至之國俱當復三黜也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疏柳下惠至之邦　云柳下惠為士師者柳下惠展禽也士師獄官也惠時為獄官也云三黜者黜退也惠為獄官無罪而三過被黜退也云人曰云云者人或人也去謂更出國往他邦也或人見惠無罪而三被退逐故問之云子為何事而未可以去此乎欲令其去也云曰直道云云云者柳荅或人云已所以不去之意也言時人世皆邪曲而我獨用直道直道事曲故無罪而三黜耳若用直事不正非唯我國見黜假令至彼彼國復曲則亦當必復見黜故云焉往而不三黜也禽是三黜故不假去也故李充曰舉世喪亂不容正直以國觀國何往不黜也云枉道云云者又對或人也枉曲也父母邦謂禽舊居桑梓之國也言我若能捨直為曲曲則是地皆合既往必皆合亦何必遠離我之舊邦而更他適

耶故曲直並不須去也孫綽曰言以不枉道而求留也若道而可枉雖九生不足以易一死柳下惠之無此心明矣故每仕必直直必不用所以三黜也

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閒待之註孔安國曰魯三卿季氏為上卿最貴孟氏為下卿不用事言待之以二者之閒也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註以聖道難成故云老矣不能用也疏齊景公至子行　云齊景公待孔子者孔子往齊而景公初欲處待孔子共為政化也曰若季氏則吾不能者景公慕聖不篤初雖欲待而末又生悔發此言也季氏者魯之上卿也總知魯政專任一國今景公曰若使我以國政委任孔子如魯之

任季氏則我不能也以季孟之間待之者孟者魯之下卿也不被任用者也景公言我不能用孔子如魯處季氏又不容令之無事如魯之處孟氏也我當以有事無事之閒處之故云以季孟之閒待之也曰吾老矣不能用者景公初雖云待之於季孟之閒而末又悔故自託吾老不能復用孔子也孔子行者孔子聞不能用已故行去也江熙曰麟不能為豺步鳳不能為隼擊夫子所陳必也正道景公不能用故託吾老可合則往於離則去聖人無常者也

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註孔安國曰桓子季孫斯也使定公受齊之女樂君臣相與觀之廢朝禮三日也疏齊人至子行　云齊人歸女樂者歸猶餉也女樂女妓也齊餉魯定公女

妓致時孔子在魯齊畏魯強故餉魯於女樂欲使孔子去也云季桓子受之者季子使定公受齊之餉也云三日不朝者桓子既受之仍與定公奏之三日廢於朝禮者也云孔子行者既君臣淫樂故孔子遂行也江熙曰夫子色斯舉矣無禮之朝安可以處乎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註孔安國曰接輿楚人也佯狂而來歌以欲感切孔子也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也註孔安國曰比孔子於鳳鳥也鳳鳥待聖君而乃見非孔子周行求合故曰衰也往者不可諫也註孔安國曰已往所行不可復諫止也來者猶可追也註孔安國曰自今

以來可追自止避亂隱居也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註孔安國曰已而者言世亂已甚不可復治也再言之者傷之甚也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避之不得與之言也註苞氏曰下下車也疏楚狂至言也　云楚狂云云者接輿楚人也姓陸名通字接輿昭王時政令無常乃被髮佯狂不仕時人謂之為楚狂也孔子適楚而接輿行歌從孔子邊過欲感切孔子也云曰鳳云云者此接輿歌曲也知孔子有聖德故以比鳳但鳳鳥待聖君乃見今孔子周行屢適不合所以是鳳德之衰也云往者不可諫者言屢適不合是示已往事不復可諫是既往不咎也云來者猶可追者來者謂未至之事也未至之事猶可追止而使莫復周流天下也云已而云云者已而者言今世亂已甚也殆

而者言今從政者皆危殆不可復救治之者也云孔子下欲與之言者下下車也孔子初在車上聞接輿之歌感切於己已故下車欲與之共語也江熙曰言下車明在道聞其言也云趨而云云者趨疾走也接輿見孔子下車欲與己言已故急趨避之所以令孔子不得與之言也江熙曰若接輿與夫子對共情言則非狂也達其懷於議者修其狂迹故疾行而去也

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註鄭玄曰長沮桀溺隱者也耜廣五寸二耜為耦津濟渡處也長沮曰夫執輿者為誰子路曰為孔丘曰是魯孔丘與對曰是也曰是知津矣註馬融曰言数周流自知津處也問

於桀溺桀溺曰子為誰曰為仲由曰是魯孔丘之徒與對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註孔安國曰滔滔者周流之貌也言當今天下治亂同空舍此適彼故曰誰以易之也且而與其從避人之士也豈若從避世之士哉註士有避人之法有避世之法長沮桀溺謂孔子為士從避人之法也已之為士則從避世之法者也耰而不輟註鄭玄曰耰覆種也輟止也覆種不止不以津告也子路行以告夫子憮然註為其不達己意

而便非已也曰鳥獸不可與同羣也註孔安國曰隱居於山林是與鳥獸同羣也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註孔安國曰吾自當與此天下人同羣安能去人從鳥獸居乎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註孔安國曰言凡天下有道者丘皆不與易也已大而人小故也疏長沮至易也○長沮桀溺耦而耕者二人皆隱士也二人既隱山野故耦而共耕也孔子過之者孔子行從沮溺二人所耕之處過之使子路問津焉者津渡水處也時子路從孔子行故孔子使子路訪問於沮溺覓渡水津之處也范升曰欲顯之故使問也云長沮云云者子路往問津先問長沮長沮不荅津處而先反問子路也執與猶執轡也子路初在車

上即為御御者執轡今既下車而往問津渡則廢轡與
孔子孔子時執轡故長沮問子路曰夫在車中執轡者
是為誰子乎子路曰為孔丘者子路荅曰車中執轡者
是孔丘也然子路問長沮稱師名者聖師欲令天下而
知之也曰是魯孔丘與者長沮更定之也此是魯國孔
丘不乎對曰是也者荅曰是魯孔丘也曰是知津者沮
聞魯孔丘故不語津處也言若是魯之孔丘此人數周
流天下無所不至必知津處也無俟我今復告也問於
桀溺桀溺者長沮不荅子路又問桀溺桀溺曰子為誰者又
問子路汝是誰也曰為仲由者子路荅言我是姓仲名由
也曰是云云者又問言汝名由是孔丘之門徒不乎云
對曰然者子路荅曰是也云曰滔滔云云者滔滔者猶周
流也天下皆是謂一切皆惡也桀溺又云孔子何是周
流者乎當今天下治亂如一捨此適彼定誰可易之者
乎言皆惡也云且而云云者桀溺又微以此言招子路
使從已隱也故謂孔子為避人之士其自謂已為避世

之士也言汝今從於避人之士則豈如從於避世之士乎云耰而不輟者耰覆種也輟止也二人與子路且語且耕覆種不止也覆種者植穀之法先散後覆也子路行以告者子路問二人二人皆不告及於借問而覆種不止故子路備以此事還車上以告孔子也夫子憮然者憮然猶驚愕也孔子聞子路告故愕怪彼不達已意而譏已也云曰鳥云云者孔子既憮然而又曰隱山林者則鳥獸同羣出世者則與世人為徒旅我今應出世自不得居於山林故曰鳥獸不可與同羣也云吾非云云者亦云吾既出世應與人為徒旅故云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言必與人為徒也云天下云云者言凡我道雖不行於天下天下有道者而我道皆不至與彼易之是我道大彼道小故也江熙曰易稱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所以為歸致者期於內順生徒外惙教旨也惟此而已乎凡教或即我以導物或報彼以明節以救急疾於當年而發

逸操於沮溺排拔抗言於子路知非問津之求也于時風政日昏彼此無以相易良所以猶然斯可已矣彼故不屑去就不輟其業不酬栖栖之問所以遂節於世而有惽於聖人教者存矣道喪于茲感以事反是以夫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羣也明夫理有大倫吾所不獲已也若欲潔其身韜其蹤同羣鳥獸不可與斯民則所以居大倫者廢矣此即我以致言不可以乘彼者也丘不與易蓋物之有道故大湯武亦稱夷齊由管仲而無譏邵忽今彼有其道我有其道不執我以求彼不係彼以易我夫可滯哉沈居士曰世亂賢者宜隱而全生聖人宜出以弘物故自明我道以救大倫彼之絕迹隱世實由世亂我之蒙塵栖遑亦以道喪此即彼與我同患世也彼實中賢無道宜隱不達教者也我則至德宜理大倫不得已者也我既不失彼彼亦無違無非可相非且沮溺是規子路亦不規夫子謂子路宜從已不言仲尼也自我道不可復與鳥獸同羣宜與人徒本非言彼也

彼居林野居然不得不羣鳥獸羣鳥獸避世外以為高行初不為鄙也但我自得耳以體大居正宜弘世也下云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言天下人自各有道我不以我道易彼亦不使彼易我自各處其宜也如江熙所云湯武而亦賢夷齊美管仲亦不譏邵忽也　註鄭玄曰至為耦　耕用耒是今之鉤鎒耜是今之釋廣五寸五寸則不成伐故二人竝耕兩耜竝得廣一尺一尺則成代也故云二耜為耦也　註士有至法者也　若如注意則非但令子路從已亦謂孔子從已也

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篠註苞氏曰丈人老者也篠竹器名也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為夫子註苞氏曰丈人云不勤勞四體不

分殖五穀誰爲夫子而索之耶植其杖而芸註孔安國曰植倚也除草曰芸也子路拱而立註未知所以荅也止子路宿殺雞爲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註孔安國曰子路反至其家丈人出行不在也子路曰不仕無義註鄭玄曰留言以語丈人之二子也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可廢也註孔安國曰言汝知父子相養不可廢反可廢君臣之義耶欲潔其身而亂

大倫註苞氏曰倫道也理也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也已知之矣註苞氏曰言君子之仕所以行君臣之義也不必自道得行也孔子道不見用自已知之也疏子路從至知之矣　云子路從而後者孔子與子路同行孔子先發子路在後隨之未得相及故云從而後也云遇丈人以杖荷篠者遇者不期而會之也丈人者長宿之稱也荷擔揭也篠竹器名子路在孔子後未及孔子而與此丈人相遇見此丈人以杖擔一器羅麗之屬故云以杖荷篠也云子路問云云者子路既見在後故借問丈人見夫子不乎云丈人云云四體足手也勤勤勞也五穀黍稷之屬也分播種也孰誰也子路既借問丈人丈人故答子路也言當今亂世汝不勤勞四體以播五穀而周流遠走問誰為汝之夫子

而問我索之乎袁氏曰其人已委曲識孔子故譏之四體不勤不能如禹稷躬殖五穀誰為夫子而索耶云植其杖而芸者植竪也芸除草也丈人荅子路竟至草田而竪其所荷篠之杖當挂篠於杖頭而植竪之竟而芸除田中穢草也一通云杖以為力以一手芸草故云植其杖而芸也云子路拱而立者拱沓手也子路未知所以荅故沓手倚立以觀丈人之芸也云止子路宿者子路住倚當久已至日暮故丈人留止子路使停住就已宿也云殺雞為黍而食之者子路停宿故丈人家殺雞為臛作黍飯而食子路也云見其二子焉者丈人知子路是賢故又以丈人二兒見於子路也云明日子路行者至明日之旦子路得行逐孔子也云以告者行及孔子而具以昨丈人所言及雞黍見子之事告孔子道之也云子曰隱者也者孔子聞子路告丈人之事故云此丈人是隱處之士也云使子路反見之者孔子既曰丈人是隱者而又使子路反還丈人家須與丈人相見以

已事說之也其事在下文云至則行矣者子路反至丈人家而丈人已復出行不在也云子路曰不仕無義者丈人既不在而子路留此語以與丈人之二子令其父還述之也此以下之言悉是孔子使子路語丈人之言也言人不生則已既生便有在三之義父母之恩君臣之義人若仕則職於義故云不仕無義也云長幼云云者既有長幼之恩又有君臣之義汝知見汝二子是識長幼之節不可廢闕而如何廢於君臣之義而不仕乎云欲潔云云者大倫謂君臣之道理也又言汝不仕濁世乃是欲自清潔汝身耳如為亂君臣之大倫何也云君子云云者又言君子所以仕者非貪榮祿富貴政是欲行大義故也云道之云云者為行義故仕耳濁世不用我道而我亦反自知之也

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註逸民者

節行超逸者也苞氏曰此七人皆逸民之賢者也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者伯夷叔齊與註鄭玄曰言其直已之心不入庸君之朝也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其斯而已矣註孔安國曰但能言應倫理行應思慮如此而已矣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註苞氏曰放置也不復言世務也身中清廢中權註馬融曰清純潔也遭世亂自廢棄以免患合於權也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註馬融曰亦不必進亦不必退唯義所

在也疏逸民至不可　云逸民云云者逸民者謂民中
節行超逸不拘於世者也其人在下伯夷一人
也叔齊二人也虞仲三人也夷逸四人也朱張五人也
柳下惠六人也少連七人也云子曰云云者逸民雖同
而其行事有異故孔子評之也夷齊隱居餓死是不降
志也不仕亂朝是不辱身也是心迹俱超逸也云謂柳
云云者此二人心逸而迹不逸也並仕魯朝而柳下惠
三黜則是降志辱身也云言中云云者雖降志辱身而
言行必中於倫慮故云其斯而已矣張憑曰彼被祿仕
者乎其處朝也唯言不廢大倫行不犯色思慮而已豈
以世務暫嬰其心哉所以為逸民也云謂虞云云者放
置也隱居幽處廢置世務世務不須及言之者也云身
中清廢中權者自不仕亂朝是中清潔也廢事免於世
患是合於權智也故江熙曰超然出於埃塵之表身中
清也晦明以遠害發動中權也云我則云云者我則退
不拘於世故與物無異所以是無可無不可也江熙曰

夫迹有相明教有相資若數子者事既不同而我亦有以異矣然聖賢致訓相為內外彼協契於往載我拯溺於此世不以我異而抑物不以彼異而通滯此吾所謂無可無不可者耳豈以此自目己之所以異哉我迹之異蓋著于當時彼數子者亦不宜各滯於所執矣故舉其往行而存其會通將以導夫方類所挹仰乎或問曰前七人而此唯評於六人不見朱張何乎答曰王弼曰朱張字子弓荀卿以比孔子今序六人而闕朱張者明取舍與已合同也　註鄭玄曰至朝也　直己之心是不降志也不入庸君之朝是不辱身也

大師摯適齊亞飯干適楚註孔安國曰亞次也次飯樂師也摯干其名也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註苞氏曰三飯四飯樂章名也各異師繚缺皆名也鼓方叔入于

河註苞氏曰鼓擊鼓者方叔名也入謂居其河內也播鞀武入于漢註孔安國曰播猶搖也武名也少師陽擊磬襄入于海註孔安國曰魯哀公時禮毀樂崩樂人皆去陽襄皆名也疏大師至于海　大師摯適齊者自此以下皆魯之樂人名也魯君無道禮樂崩壞樂人散走所不同也大師樂師也名摯其散逸適往於齊國也亞飯干適楚者亞次也飯飡也干其名也古天子諸侯飡必奏樂每食各有樂人亞飯干是第二飡奏樂人也其餘逸適於楚國然周禮大司樂王朔望食乃奏樂日食不奏也夏殷則日奏也故王制及玉藻皆云然也三飯繚適蔡者繚名也第三飡奏樂人散逸入蔡國也四飯缺適秦者缺名也第四食奏樂人奔散入秦國也鼓方叔入于河者鼓能擊鼓者也方叔

名也亦散逃入河內之地居也播鞀武入于漢者播猶搖也鞀鞀鼓也其人能搖鞀鼓者也名武亦散奔入漢水內之地居也少師陽擊磬襄入于海者少師名陽又擊磬人名襄二人俱散奔入海內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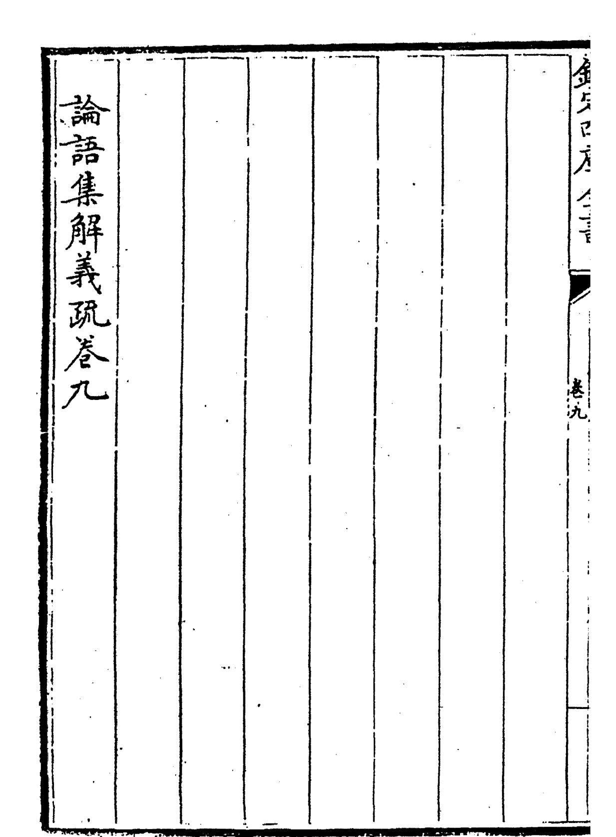
周公謂魯公注孔安國曰魯公周公之子伯禽也封於魯也曰君子不施其親注孔安國曰施易也不以他人親易其親也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注孔安國曰以用也怨不見聽用也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無求備於一人注孔安國曰大故謂惡逆之事也疏周公至一人云周公謂魯公者周公周公旦也魯公周公之子伯禽也周公欲教之故云謂魯公也孫綽曰此是周公顧命魯公所以之辭也曰

君子不施其親者此周公所命之辭也施猶易也言君子之人不以他人易己之親是因不失其親也孫綽曰不施猶不偏也謂人以不偏惠所親使魯公崇至公也張憑曰君子於人義之與比無偏施於親親然後九族與庸勲並隆仁心與至公俱著也云不使云云者以用也為君之道當委用大臣大臣若怨君不用則是君之失也云故舊云云者故舊朋友也大故謂惡逆也朋友之道若無大惡逆之事則不得相遺棄也云無求備於一人者無具足不得責必備是君子易事之德也

周有八士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騧註苞氏曰周時四乳得八子皆為顯士故記之耳疏周有至季騧　舊云周世有一母身四乳而生於此八子八子並賢故記録之也侃按師說曰非謂一人四乳乳猶俱生

也有一母四過生生輒雙二子四生故八子也

何以知其然就其名兩兩相隨似是雙生者也


論語集解義疏卷九

論語集解義疏卷十

魏 何晏 集解

梁 皇侃 義疏

論語子張第十九

疏 子張者弟子也明其君若有難臣必致死也所以次前者既明君惡臣宜拂衣而即去若人人皆去則誰為匡輔故此次明若未得去者必宜致身故以子張次微子也

子張曰士見危致命註孔安國曰致命不愛其身也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其可已矣疏 子張曰至已矣 就此篇凡有二十四章大分為五段總明弟子稟仰記言行皆可軌則第一先述子張語第二子夏語第三子游語第四曾參語第

五子貢語此是第一子張語自有二章也此一篇皆是弟子語無孔子語也云士見危致命者士者知義理之名是謂升朝之士也若見國有危難必不愛其身當以死救之是見危致命也士既如此則大夫以上可知也云見得思義者此以下並是士行也得得祿也必不素飡義然後取是見得思義也云祭思敬者士始得立廟守其祭祀祭神如神在是祭思敬也云喪思哀者方喪三年為君如父母必窮苴斬是喪思哀也云其可已矣者如上四事為士如此則為可也江熙曰但言若是自可也

子張曰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為有焉能為亡註孔安國曰言無所輕重也疏子張曰至為亡弘大也篤厚也亡無也人執德能至弘大信道必使篤厚此人於世乃為可重若雖執德而不弘雖信道而不厚此人於世不足可重如有如無故云

焉能為有焉能為亡也江熙曰有德不能弘大信道不務厚至雖有其懷道德蔑然不能為損益也註言無所輕重也　世無此人則不足為輕世有此人亦不足為重故云無所輕重也二章訖此是子張語是第一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註孔安國曰問與人交接之道也子張曰子夏云何對曰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距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距我如之何其距人也註苞氏曰友交當如子夏汎交當如子張疏子夏至人也　此下是第二是子夏語自有十一章云子夏云云者子夏弟子問子

張求交友之道也云子張曰子夏云何者子張反問子夏之門人云汝師何所道故曰云何也云對曰云云者子夏弟子對子張述子夏言也言子夏云結交之道若彼人可者則與之交若彼人不可者則距而不交也云子張曰異乎吾所聞者子張聞子夏之交與已異故云異乎吾所聞也云君子云云者彼既異我我故更說我所聞也言君子取交之法若見賢者則尊重之衆來歸我我則容之容之中有善者則嘉而美之有不善不能者則矜而不責不得可者與不可者距之云我之大賢云云者更說不宜不可者距之也設他人欲與我交我若是大賢則他人必與我故云於人何所不容也云我之不賢云云者又云若我設不賢而他人必亦距我而不矜也我若矜人　人必矜我我若距人　人必距我故云如之何其距人也　註苞氏曰至子張　云友交當如子夏者既欲與為友故宜可者與之不可者距也云汎交當如子張者若德悠悠汎交則嘉善矜不能也明二

子各一是也鄭玄曰子夏所云倫黨之交也子張所云尊卑之交也王肅曰子夏所云敵體交子張所云覆蓋文也欒肇曰聖人體備賢者或偏以偏師備學不能同也故準其所資而立業焉猶易云仁者見其仁智者見其智寬則得衆而過濫偏則寡合而身孤明各出二子之偏性亦未能兼弘夫子度也

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註小道謂異端也致遠恐泥註苞氏曰泥難不通也是以君子不為也疏子夏曰至為也　云子夏曰云云者小道謂諸子百家之書也一往看覽亦微有片理故云必有可觀者焉云致遠恐泥者致至也遠久也泥謂泥難也小道雖一往可觀若持行事至遠經久則恐泥難不能通也云是以君子不為也者為猶學也既致遠必恐泥故君子之人秉持正典不學百家也江熙曰聖人所以訓世軌物者遠有體趣

故又文質可改而處無反也至夫百家競說非無其理然家人之規模不及於經國慮止於爲身無貽厥孫謀是以君子舍彼取此也

子夏曰日知其所亡註孔安國曰日知其所未聞也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矣疏子夏曰至已矣　此勸人學也云日知其所亡者亡無也無謂從來未經所識者也令人日新其德日日知所未識者令識録之也云月無忘其所能者所能謂已識在心者也既自日日識所未知又月月無忘其所能故言識之也云可謂好學也已矣者能如工事故可謂好學者也然此即是溫故而知新也日知其所亡是知新也月無忘所能是溫故也可謂好學是謂爲師也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註孔安國曰廣學而厚識之也切問而近思註切問者切問於已所學而未悟之事也近思者近思於已所能及之事也若汎問所未學遠思所未達則於所學者不精於所思者不解也仁在其中矣

疏子夏曰至中矣　亦勸學也云博學而篤志者博廣也篤厚也志識也言人當廣學經典而深厚識録之不忘也云切問而近思者切猶急也若有所未達之事宜急諮問取解故云切問也近思者若有所思則宜思已所已學者故曰近思也云仁在其中矣者能如工事雖未是仁而方可能為仁故云仁在其中矣

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註苞氏

曰言百工處其肆則事成猶君子學以立其道也疏子夏曰至其道　亦勸學也云子夏曰云云者先為設譬百工者巧師也言百者舉全數也居肆者其居常所作物器之處也言百工日日居其常業之處則其業乃成也云君子學以致其道者致至也君子由學以至於道如工居肆以成事也江熙曰亦非生巧也居肆則是見廣見廣而巧成君子未能體足也學以廣其思思廣而道成也

子夏曰小人之過也必則文註孔安國曰文飾其過不言其情實也疏子夏曰小人之過也必則文　君子有過是已誤行非故為也故知之則改而小人有過是知而故為故愈文飾之不肯言已非也故繆播曰君子過由不及及不及而失非心之病務在改行

故無吝也其失之理明然後得之理著得失既辨故過可復改也小人之過生於情偽故不能不飾飾則彌張乃是謂過也

子夏曰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

註鄭玄曰厲嚴正也疏子夏曰至也厲　云君子有三變者變者有三其事但在一時也云望之儼然者一也君子正其衣冠儼然人望而畏之也云即之也溫者二也即就也就近而視則其體溫溫潤也而人不慴之也袁氏注曰溫和潤也云聽其言也厲者三也厲嚴正也雖見其和潤而出言其嚴正也所以前卷云君子溫而厲是也李充曰厲清正之謂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辭正體直而德容自然發人謂之變耳君子無變也

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為厲己也註王肅曰厲病也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為謗己也疏子夏曰至己也云君子信而後勞其民者君子謂國君也國君若能行信素著則民知其非私故勞役不憚故云信而後勞其民也云未信則以為厲己也者厲病也君若信未素著而動役使民民則怨君行私而橫見病役於己也江熙曰君子克厲德也故民素信之服勞役故知非私信不素立民動以為病己而奉其私也云信而後諫者此謂臣下也臣下信若素著則可諫君君乃知其惜我非虛故從之也云未信則以為謗己也者臣若信未素立而怨諫君君則不信其言以為其所諫之事是謗於己也江熙云人非忠誠相與未能諫也然投人夜光鮮不按劍易曰貴孚在道明無素信不可輕致諫也

子夏曰大德不踰閑註孔安國曰閑猶法也小德出入可也註孔安國曰小德不能不踰法故曰出入可也疏子夏曰至可也云大德不踰閑者大德上賢以上也閑猶法也上德之人常不踰越於法則也云小德出入可也者小德中賢以下也其立德不能恒全有時蹔至有時不及故曰出入也不責其備故曰可也

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當洒掃應對進退則可矣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註苞氏曰言子夏弟子但於當對賓客修威儀禮節之事則可然此但是人之末事耳不可無其本也故云本之則無如之何也子夏聞之曰

噫註孔安國曰噫心不平之聲也言游過矣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註苞氏曰言先傳大業者必先厭倦故我門人先教以小事後將教以大道也譬諸草木區以別矣註馬融曰言大道與小道殊異譬如草木異類區別言學當以次也君子之道焉可誣也註馬融曰君子之道焉可使誣言我門人但能洒掃而已也有始有卒者其唯聖人乎註孔安國曰終始如一唯聖人耳

疏子游曰至人乎　云子游曰云云者門人小子謂子夏之弟子也子游言子夏諸弟子不能廣學先王之

道唯可洒掃堂宇當對賓客進退威儀之小禮於此乃為則可也云抑末云云者抑助語也洒掃以下之事抑但是末事耳若本事則無如之何也本謂先王之道也云子夏聞之曰噫者噫不平之聲也子夏聞子游鄙已門人故為不平之聲也云言游過矣者既不平之而又云言游之說實為過失也云君子云云者既云子游之說是過故更說我所以先教以小事之由也君子之道謂先王之道也孰誰也言先王大道即既深且遠而我知誰先能傳而後能倦懈者邪故云孰先傳焉孰後倦焉既不知誰故先歷試小事然後乃教以大道也張憑曰人性不同也先習者或早懈晚學者或後倦當要功於歲終不可以一限也熊埋曰凡童蒙初學固宜閑漸日進階麤入妙故先且啟之以小事後將教之以大道也云譬諸云云者言大道與小道殊異譬如草木異類區別學者當以次不可一往學致生厭倦也云君子云云者君子大道既深故傳學有次豈可發初使誣罔其

儀而并學之乎云有始云云者唯聖人有始有終學能不倦故可先學大道耳自非聖人則不可不先從小起也張憑曰譬諸草木或春花而風落或秋榮而早實君子之道亦有遲速焉可誣也唯聖人始終如一可謂永無先後之異也

子夏曰仕而優則學註馬融曰行有餘力則可以學文也學而優則仕疏子夏曰至則仕　亦勸學也云仕而優則學者優謂行有餘力也若仕官治官官法而已力有優餘則更可研學先王典訓也云學而優則仕者學既無當於立官立官不得不治故學業優足則必進仕也子夏語十一章訖此也

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註孔安國曰毀不滅性也疏子游

曰喪致乎哀而止　此下第三子游語自有二章致猶至也雖喪禮主哀然孝子不得過哀以滅性故使各至極哀而止也

子游曰吾友張也為難能也註苞氏曰言子張之容儀之難及者也然而未仁疏子游曰至未仁　云云者張子張也　云子游曰子游言吾同志之友子張容貌堂偉難為人所能及故云為難能也云然而未仁者袁氏曰子張容貌難及但未能體仁也

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矣註鄭玄曰言子張容儀盛而於仁道薄也疏曾子曰至仁矣　云堂堂乎張也者此以下自第四曾參

語自有四章堂堂儀容可憐也云難與並為仁矣者言子張雖容貌堂堂而仁行淺薄故云難並為仁並竝也江熙曰堂堂德宇廣也仁行之極也難與並仁蔭人上也然江熙之意是子張仁勝於人故難與並也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註馬融曰言人雖未能自致盡於他事至於親喪必自致盡也疏曾子曰至喪乎　云吾聞諸夫子者據有所聞於孔子也其事在下云人未云云者此所聞於孔子之事也致極也言人於他行方可有時不得自極然及若親喪則必宜自極其哀故云必也親喪乎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也註　馬融曰孟莊子魯大夫

仲孫速也謂在諒闇之中父臣及父政雖不善者不忍改之也疏曾子曰至難也　云曾子曰云云者人子為孝皆以愛敬而為體而孟莊子為孝非唯愛敬愛敬之外別又有事故云其他可能也云其不云云者此是其他可能之事也時人有喪三年之內皆改易其父平生時臣及政事而莊子居喪父臣父政雖有不善者而莊子猶不忍改之能如此者所以是難也

孟氏使陽膚為士師註包氏曰陽膚曾子弟子也士師典獄官也問於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註馬融曰民之離散為輕漂犯法乃上之所為也非民之過也當哀矜之勿自喜能得其

情也疏孟氏至勿喜　云孟氏使陽膚為士師者孟氏魯下卿也陽膚曾子之弟子也士師獄官也孟氏使陽膚為已家獄官也云問於曾子者曾子曾參也陽膚將為獄官而還問師求其法術也云曾子曰云云者曾子答之使為法也言君上若善則民下不犯罪故堯舜之民比屋可封君上若惡則民下多犯罪故桀紂之民比屋可誅當于爾時君上失道既久故民下犯罪離散者衆故云久也云如得云云者如猶若也若得其情謂責獄得其罪狀也言汝為獄官職之所司不得不辨徼雖然若得罪狀則當哀矜愍念之慎勿自喜言汝能得人之罪也所以必須哀矜者民之犯罪非其本懷政是由從君上故耳罪既非本所以宜哀矜也

子貢曰紂之不善也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註孔安國曰紂為不善以喪天下

後世憎甚之皆以天下之惡歸之於紂也疏子貢曰至歸焉

此以下是第五子貢語自有五章云子貢曰云云者紂者殷家無道君也無道失國而後世經是惡事皆云是紂昔所為然紂昔者為惡實不應頓如此之甚故云不如是之甚也云是以云云云者下流謂為惡行而處人下者也言紂不偏為衆惡而天下之惡事皆云是紂所為故君子立身惡為居人下流若一居下流則天下之罪并歸之也蔡謨曰聖人之化由羣賢之輔闇主之亂由衆惡之黨是以有君無臣宋襄以敗衛靈無道夫奚其喪言一紂之不善其亂不得如是之甚身居下流天下惡人皆歸之是故亡也若如蔡謨意是天下惡人皆助紂為惡故失天下耳若直置一紂則不能如此甚也

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蝕也過也人皆見之更

也人皆仰之註孔安國曰更改也疏子貢曰至仰之云子貢曰云云者日月之蝕非日月故為君子之過非君子故為故云如日月之蝕也云過也人皆見之者日月之蝕人並見之如君子有過不隱人亦見之也云更也人皆仰之者更改也日月蝕罷改闇更明則天下皆並瞻仰君子之德亦不以先過為累也

衛公孫朝註馬融曰朝衛大夫也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註孔安國曰文武之道未墜落於地賢與不賢各有所識夫

子無所不從其學也而亦何常師之有註孔安國曰無所不從學故無常師也疏衛公孫朝至之有　云衛公孫朝問云云者公孫問意政嫌孔子無師故問云仲尼焉學也云子貢曰云云者子貢荅稱仲尼必學也將荅道學故先廣引道理也文武之道謂先王之道也未墜於地謂未廢落在於地也云在人者既猶未廢落於地而在於人所行也云賢者云云者既猶在人所行人有賢否若大賢者則學識文武之道大若不賢者則學識文武之道小也云莫不有文武之道焉者雖大小有異而人皆有之故曰莫不有文武之道也云夫子焉不學者大人學識大者孔子是人之大者豈得獨不學識之乎云而亦何常師之有者言孔子識大所學者多端多端故無常師也

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註馬融曰魯大夫叔孫州仇也

武謚也曰子貢賢於仲尼子服景伯以告子貢子貢曰譬諸宮牆賜之牆也及肩闚見室家之好夫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者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門者或寡矣註苞氏曰七尺曰仞也夫子云不亦宜乎註苞氏曰夫子謂武叔也疏叔孫武叔至宜乎云叔孫云云者武叔身是大夫又語他大夫於朝廷以識孔子也云曰子貢賢仲尼者此所語之事也言子貢人才識量賢於孔子也云子服云云者景伯亦魯大夫當是于時在朝聞叔孫之語故來告子貢道之也云子貢曰譬諸宮牆者子貢聞景伯之告亦不驚距仍為之設譬也言人之器量各有深淺深者難見淺者易覩譬如居家之有宮牆牆高則非闚

闚所測牆下闚闚易了故云譬諸宮牆也云賜之牆也及肩者賜子貢名也子貢自言賜之識量短淺如及肩之牆也云闚見室家之好者牆既及肩故他人從牆外行得闚見牆內室家之好也云夫子之牆數仞者七尺曰仞言孔子聖量之深如數仞之高牆也云不得云云者牆既高峻不可闚闚唯從門入者乃得見內若不入門則不見其所內之美也然牆短下者其內止有室家牆高深者故廣有容宗廟百官也云得其門者或寡矣者富貴之門非賤者輕入入者唯富貴人耳孔子聖人器量之門非凡鄙可至至者唯顏子耳故云得門或寡寡少也云夫子云云不亦宜乎者子貢呼武叔為夫子也賤者不得入富貴之門愚人不得入聖人之奧室武叔凡愚云賜賢於孔子是其不入聖門而有此言故是其宜也袁氏曰武叔凡人應不達聖也

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無以為也仲尼不可毀也他

人之賢者丘陵也猶可踰也仲尼如日月也無得而踰焉人雖欲自絕也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

註言人雖欲自絕棄於日月其何能傷乎適足自見其不知量也

疏叔孫武叔至量也　云叔孫武叔毀仲尼者猶是前之武叔又訾毀孔子也云子貢曰無以為也者子貢聞武叔之言故抑止之使無以為訾毀云仲尼不可毀也者又明言語之云仲尼聖人不可輕毀也云他人云云者更喻之說仲尼不可毀之譬也言他人賢者雖有才智才智之高止如丘陵丘陵雖高而人猶得踰越其上既猶可踰故可毀也云仲尼云云者言仲尼聖智高如日月日月麗天豈有人得踰踐者乎既不可踰故亦不可毀也云人雖云云者世人踰丘陵而望下便謂丘陵為高未嘗踰踐日月不覺日月

之高既不覺高故訾毀日月便謂不勝丘陵是自絕日月也日月雖得人之見絕而未曾傷滅其明故言何傷於日月也譬凡人見小才智便謂之高而不識聖人之輿詖毀絕之雖復毀絕亦何傷聖人德乎云多見其不知量也者不測聖人德之深而毀絕之如不知日月之明而棄絕之若有識之士視覩於汝則多見汝愚闇不知聖人之度量也

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為恭也仲尼豈賢於子乎子貢曰君子一言以為智一言以為不智言不可不慎也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夫子之得邦家者

註孔安國曰謂為諸侯若卿大夫也所謂立之斯立導

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註孔安國曰綏安也言孔子為政其立教則無不立導之則莫不興行安之則遠者來至動之則莫不和穆故能生則見榮顯死則見哀痛也疏陳子禽至及也云陳子禽云云者此子禽必非陳亢當是同姓名之子禽也其見子貢每事稱師故謂子貢云汝何為事事崇述仲尼乎政當是汝為人性多恭敬故爾耳而仲尼才德豈賢勝於汝乎呼子貢以為子也云子貢云云者子貢聞子禽之言故方便答距之也言智與不智由於一言耳令汝出此言是不智也云言不可不慎者智否既寄由一言故宜慎之耳云夫子云云者此出子禽不智之事也夫物之高者莫峻嵩岳嵩岳雖峻而人猶得

為階梯以升上之也令孔子聖德其高如天天之懸絕既非人可得階升而孔子聖德豈可謂我之賢勝之乎汝謂不勝為勝即是一言為不智故不可不慎也云夫子之得邦家者者子禽當是見孔子栖遑不被時用故發此不智之言子貢抑之既竟故此更廣為陳孔子聖德不與世人同也邦謂作諸侯也家謂作卿大夫也言孔子若為時所用得為諸侯及卿大夫之日則其風化與堯舜無殊故先張本云夫子之得邦家者也云所謂立之斯立者言夫子若得為政則立教無不立故云所謂立之斯立也云導之斯行者又若導民以德則民莫不興行也故云導之斯行也云綏之斯來者綏安也遠人不服修文德安之遠者莫不繈負而來也云動之斯和者動謂勞役之也悅以使民民忘其勞故役使之莫不和穆也云其生也榮者孔子生時則物皆賴之得性尊崇於孔子是其生也榮也云其死也哀者孔子之死則四海遏密如喪考妣是其死也哀也袁氏曰生則時

物皆榮死則時物咸衰也

論語堯曰第二十疏 堯曰者古聖天子所言也其言天下太平禪位與舜之事也所以前者事君之道若宜去者拂衣宜留者致命去留當理事迹無虧則太平可覩揖讓如堯故堯曰最後次子張也

堯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註歷數謂列次也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註苞氏曰允信也困極也永長也言為政信執其中則能窮極四海天祿所以長終也舜亦以命禹註孔安國曰舜亦以堯命已之辭命禹

也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註孔安國曰履殷湯名也此伐桀告天文也殷家尚白未變夏禮故用玄牡也皇大也后君也大大君帝謂天帝也墨子引湯誓其辭若此也有罪不敢赦註苞氏曰從天奉法有罪者不敢擅赦也帝臣不蔽簡在帝心註言桀居帝臣之位也有罪過不可隱蔽以其簡在天心故也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在朕躬註孔安國曰無以萬方萬方不預也萬方有罪我身過也周有大賚善人

是富註周周家也賚賜也言周家受天大賜富於善人也有亂臣十人是也雖有周親不如仁人註孔安國曰親而不賢不忠則誅之管蔡是也仁人謂箕子微子來則用之也百姓有過在予一人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四方之政行矣註苞氏曰權秤也量斗斛也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所重民食喪祭註孔安國曰重民國之本也重食民之命也重喪所以盡其哀重祭所以致敬也寬則得衆敏則有功公則民悅註孔

安國曰言政教公平則民悅矣凡此二帝三王所以治也故傳以示後世也疏堯曰至民悅　云堯曰者稱堯之言教也此篇凡有三章雖初稱堯曰而寬通衆聖故其章內并陳二帝三王之道也就此一章中凡有五重自篇首至天祿永終為第一是堯命授舜之辭又下云舜亦以命禹為第二是記者序舜之命禹亦同堯命舜之辭也又自予小子履至萬方有罪在朕躬為第三是湯伐桀告天之辭又自周有大賚至在予一人為第四是明周武伐紂之文也又自謹權量至章末為第五明二帝三王雖有揖讓與干戈之異而安民取治之法則同也又下次子張問孔子章明孔子之德同於堯舜諸聖也上章諸聖所以能安民者不出尊五美屏四惡而孔子非不能為之而時不值耳故師資殷勤往反論之也下又一章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此章以明孔子非不能為而不為者知天命故也

云咨爾舜者自此以下堯命舜以天位之辭也咨咨嗟也爾汝也汝汝於舜也舜者諡也堯名放勳諡曰堯也舜名重華諡曰舜也諡法云翼善傳聖曰堯仁盛聖明曰舜也堯將命舜故先咨嗟歎而命之故云咨汝舜也所以歎而命之者言舜之德美兼合用我命也云天之歷數在爾躬者天天位也歷數謂天位列次也爾汝也躬身也堯命舜曰天位列次次在汝身故我今命授與汝也云允執其中者允信也執持也中謂中正之道也言天位運次既在汝身則汝宜信執持中正之道也云四海困窮者四海謂四方蠻夷戎狄之國也困極也窮盡也若內執中正之道則德教外被四海一切服化莫不極盡也云天祿永終者永長也終猶卒竟也若內正中國外被四海則天祚祿位長卒竟汝身也執其中則能窮極四海天祿所以長終也云舜亦以命禹者此第二重明舜讓禹也舜受堯禪在位年老而讓與禹亦用堯命己之辭以命於禹也故云舜亦以命禹也所以不

別為辭者明同是揖讓而授也當云舜曰咨爾禹天之歷數以下之言也云曰予小子履者此第三重明湯伐桀也伐與授異故不因前揖讓之辭也澆淳既異揖讓之道不行禹受人禪而不禪人乃傳位與其子孫至末孫桀無道為天下苦患湯有聖德應天從民告天而伐之此以下是其辭也予我也小子湯自稱謙也履湯名也將告天故自稱我小子而又稱名也云敢用玄牡者敢果也玄黑也牡雄也夏尚黑爾時湯猶未改夏色故猶用黑牡以告天故云果敢用於玄牡也云敢昭云云者昭明也皇大也后君也帝天帝也用玄牡告天而云敢明告于大大君天帝也云有罪不敢赦者湯既應天天不赦罪故凡有罪者則湯亦不敢擅赦也云帝臣云云者此明有罪之人也帝臣謂桀也桀是天子天子事天猶臣事君故謂桀為帝臣也不蔽者言桀罪顯著天地共知不可隱蔽也云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者朕我也萬方猶天下也湯言我身若自有罪則我自有當之不

敢闕預於天下萬方也云萬方有罪在朕躬者若萬方百姓有罪則由我身也我為民主我欲善而民善故有罪則歸責於我也云周有云云者此第四重明周家法也此以下是周伐紂誓民之辭也舜與堯同是揖讓謙共用一辭武與湯同是干戈故不為别告天之文而即用湯之告天文也而此述周誓民之文而不述湯誓民文者尚書亦有湯誓也今記者欲互以相明故下舉周誓則湯其可知也周周家也賚賜也言周家受天大賜故富足於善人也或云周家大賜財帛於天下之善人善人故是富也云雖有云云者已工尚書第六泰誓中文言雖與周有親而不為善則被罪黜不如雖無親而仁者必有祿爵也云百姓云云者此武王引咎自責辭也江熙曰自此以上至大賚周告天之文也自此以下所修之政也禄者有命無告舜之命為一準於堯周告天丈少其異於殷所異者如此存其體不録修也侃按湯伐桀辭皆云天故知是告天也周伐紂文句句稱人

故知是嘗人也云謹權量者此以下第五重明二帝三王所修之政同也不為國則已既為便當然也謹猶慎也權稱也量斗斛也當謹慎於稱尺斗斛也云審法度者審猶諦也法度謂可治國之制典也宜審諦分明之也云修廢官者治故曰修若舊官有廢者則更修立之也云四方之政行矣者自謹權以下若皆得法則四方風政並服行也云興滅國者若有國為前人非理而滅之者新王當更為興起之也云繼絕世者若賢人之世被絕不祀者當為立後係之使得仍享祀也云舉逸民者若民中有才行超逸不仕者則躬舉之於朝廷為官爵也云天下之民歸心焉者既能興繼舉故為天下之民皆歸心繈負而至也云所重民食喪祭者此四事並又治天下所宜重者也國以民為本故重民為先也民以食為活故次重食也有生必有死故次重於喪也喪畢為之宗廟以鬼享之故次重祭也云寬則得衆者為君上若能寬則衆所共歸故云得衆也云敏則有功者

君行事若儀用敏疾則功大易成故云有功也云公則民悦者君若為事公平則百姓皆歡悦也 註歷數謂列次也 列次者謂五行金木水火土更王之次也 註孔安國曰至若此也 此伐桀告天辭是墨子之書所言也然易説云湯名乙而此言名履者白虎通云本湯名履克夏以後欲從殷家生子以日為名故改履名乙以為殷家法也 註周周家至是也 此如前通也 註孔安國曰至用之也 周管蔡謂周公之弟管叔蔡叔也流言作亂周公誅之是有親而不仁所以被誅也箕子是紂叔父為紂囚奴武王誅紂而釋箕子因用為官爵使之行商容微子是紂庶凡也見紂惡而先投周武王用之為殷後於宋並是仁人於周無親而周用之也

子張問政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子曰尊五美

屏四惡斯可以從政矣註孔安國曰屏除也子張曰何謂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子張曰何謂惠而不費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註王肅曰利民在政無費於財也擇其可勞而勞之又誰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貪君子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註孔安國曰言君子不以寡小而慢之也斯不亦泰而不驕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子張

曰何謂四惡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註馬融曰不宿戒而責目前成為視成也慢令致期謂之賊註孔安國曰與民無信而虛剋期也猶之與人也出內之吝謂之有司註孔安國曰謂財物也俱當與人而吝嗇於出內惜難之此有司之任耳非人君之道也

疏子張問至有司　此章第二明孔子同於堯舜諸聖之義也云子張問云云者子張問於孔子求為政之法也云子曰尊五美者尊崇重也孔子荅曰若欲從政當尊崇於五事之美者也云屏四惡者屏除也又除於四事之惡者也云斯可以從政矣者若尊五除四則此可以從政也云子張曰何謂五美者子張并不曉五美

四惡未敢并問今且分諮五美故云何謂五美也云子曰君子惠而不費者歷答於五此其一也言為政之道能令民下荷於潤惠而我無所費損故云惠而不費也云勞而不怨者二也君使民勞苦而民其心無怨故云勞而不怨也云欲而不貪者三也君能遂已所欲而非貪吝也云泰而不驕者四也君能恒寬泰而不驕傲也云威而不猛者五也君能有威嚴而不猛厲傷物也云子張云云者子張亦并未曉五事故且先從第一而更諮也云子曰云云者答之也因民所利而利之謂民水居者利在魚鹽蜃蛤山居者利於菓實材木明君為政即而安之不使水者居山渚者居中原是因民所利而利之而於君無所損費也云擇其云云者孔子知子張並疑故并歷答也言凡使民之法各有等差擇其可應勞役者而勞役之則民各服其勞而不敢怨也云欲仁云云者欲有多塗有欲財色之欲有欲仁義之欲欲仁義者為廉欲財色者為貪言人君當欲於仁義使仁義

事顯不為欲財色之貪故云欲仁而得仁又焉貪也江熙曰我欲仁則仁至非貪也云君子無眾寡者言不以我富財之眾而陵彼之寡少也云無小大者又不得以我貴勢之大加彼之小也云無敢慢者我雖眾大而愈敬寡小故無所敢慢也云斯不云云者能眾能大是我之泰不敢慢於寡小是不驕也故云云泰而不驕也殷仲堪曰君子處心以虛接物以為敬不以眾寡異情大小改意無所敢慢斯不驕也云君子正其衣冠者衣無撥冠無免也云尊其瞻視者瞻視無回邪也云儼然者若思以為容也云云人望而畏之者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故服而畏之也云斯不云云者望而畏之是其威也即之也溫是不猛也云子張曰何謂四惡者已聞五美故次更諮四惡也云子曰云云者一惡也為政之道必先施教教若不從然後乃殺若不先行教而即用殺則是酷虐之君也云不戒云云者二惡也為君上見民不善當宿戒語之戒若不從然後可責若不先戒

勖而急卒就責目前視之取成此是風化無漸故為暴卒之君也暴淺於虐也云慢令云云者三惡也與民無信而虛期期不申勅丁寧是慢令致期也期若不至而行誅罰此是賊害之君也袁氏曰令之不明而急期之也云猶之云云者四惡也猶之與人謂以物猒與彼人必不得止者也吝難惜之也猶會應與人而其吝惜於出入之屬故云出內之吝也云謂之有司者有司謂主典物者也猶庫吏之屬也庫吏雖有官物而不得自由故物應出入者必有所諮問不敢擅易人君若物與人而吝即與庫吏無異故云謂之有司也

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註孔安國曰命謂窮達之分也不知禮無以立也不知言無以知人也註馬融曰聽言則別其是非也疏孔子曰至人也此章第三明若不知命無以為君子所

更明孔子知命故不為政也云孔子曰云云者命謂窮通夭壽也人生而有命受之由天故不可不知也若不知而強求則不成為君子之德故云無以為君子也云不知禮無以立者禮主恭儉莊敬為立身之本人若不知禮者無以得立其身於世也故禮運云得之者生失之者死詩云人而無禮不死何俟是也云不知言無以知人者江熙曰不知言則不能賞言不能賞言則不能量彼猶短綆不可測於深井故無以知人也 註孔安國曰命謂窮達之分也 窮謂貧賤達謂富貴並禀之於天如天之見命為之者也

論語集解義疏卷十